

用生命扛負先知重任的耶肋米亞

戎利娜

本文評介輔大神學叢書 157：Pauline A. Viviano 著，活水編譯小組編譯，《耶肋米亞先知書及巴路克書詮釋》（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23.11）一書。

聖經中的先知們忠於上主的召叫，做天人中介與橋樑，以維護純正的一神信仰與社會正義；他們敦促人們度公平正義、慈悲仁愛的盟約生活。也因此，他們不但改變了自己民族的命運，也促進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，使最個人的成為最普世的。在進入本書之前，我們就先來認識一下耶肋米亞這位先知吧！

耶肋米亞（יְרֵמְיָהוּ），希伯來文的意思是「上主要上去」，約於主前 627 年蒙召作先知，直至猶大毀滅和流亡後的主前 582 年，甚至更晚，盡先知職逾 45 年。耶肋米亞生活在以色列民族歷史上相當關鍵的時期，既見證了約史雅的宗教改革所帶來的社會風氣的改良，整個民族走向更新的希望，又親歷猶大之後的形勢每況愈下，直至跌入再也無法扭轉的國破家亡的絕境。

耶肋米亞來自耶路撒冷北部阿納托特城（Anatoth）的司祭家族，一個被耶路撒冷的司祭團體排斥在外的家族（參：列上二 26-27）。這在某種程度上，解釋了耶肋米亞為什麼不斷遭到聖殿官方人員的迫害。耶肋米亞極其熱愛熙雍和耶路撒冷，又是北國歐瑟亞先知和申命紀典傳統的捍衛者。他不僅用口舌宣揚上

主的話語，也用生命和行動傳遞上主的訊息。耶肋米亞受上主感召，終身未娶，作為以色列土地貧瘠的見證。

《耶肋米亞先知書》的編排並沒有依照時間發展的次序，但其訊息包括先知宣講中典型的宣判和希望 (judgment and hope)。

主前 622 年，約史雅在猶大開始了宗教改革。此次宗教改革非常徹底，意義深遠，且推行到北方 (列下廿三 15~20)。因此，宗教改革同時也是政治獨立運動。但可惜的是，約史雅在主前 609 年的默基多 (Megiddo) 戰役中陣亡 (列下廿三 29)，導致其改革無法進一步深入拓展。約史雅的兒子約阿哈次 (Jehoahaz) 做王僅三個月，之後的約雅金 (Jehoiakim) 統治到主前 598 年。約雅金對上主的盟約毫無興趣，且在投靠巴比倫後反叛，導致巴比倫大軍於主前 598 年進攻猶大，猶大人「第一次流亡」(參：列下廿四 8~17)。之後的猶大王漆德克雅 (Zedekiah) 優柔寡斷，在宣誓效忠巴比倫後反叛，讓猶大陷入毀滅性的災難。聖城聖殿在主前 587 年被毀，猶大人流落異鄉，此即「第二次流亡」。

耶肋米亞極力反對國王和人民的偶像崇拜與不正義行為，如同猶大社會的芒刺。他的言行總是逆著社會潮流。當猶大社會墮落腐敗，不忠於上主，又不踐行盟約要求的社會正義，反而沾沾自喜，自認為有聖殿就可保平安時，先知的訊息是「拔除、破壞、毀滅、推翻」；當猶大社會崩潰、國破家亡、流亡巴比倫後，先知的訊息反而成了「建設和栽培」。他寧可踽踽獨行，也拒絕與敗壞不義、自欺欺人、粉飾太平同流合污，雖因而吃盡苦頭，被迫害、受凌辱，但他從未妥協。耶肋米亞用生命扛

起了先知的重負，在人前活成了「堅城、銅牆、鐵壁」。他的力量來自他與上主密契的關係，他把自己的內心世界真實地向上主敞開，向上主傾訴心曲。

耶肋米亞比其他任何先知都更多地描述自己的內心活動和深層情感。《耶肋米亞先知書》中有他的自傳，呈現出他鮮明的個性和豐富的內心世界。他在向上主傾訴心曲的同時，也為以色列民族尋求著未來。他的一生雖然顛沛流離，但他恪盡職守，用自己的生命向人展示上主情懷，呼喚人心靈的回歸。他的話語和生命因此有了跨時代的意義，成了上主的永恆見證。

至於巴路克，從《耶肋米亞先知書》中知道他是耶肋米亞的抄寫員和秘書（耶卅二 10~16，卅六 1~31）。當他們兩人被軍事領袖們帶去了埃及（耶四三 1~3）後，巴路克成了耶肋米亞一個希望的神諭的領受者（耶四五 1~5），並在巴比倫的放逐者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在《巴路克書》中也談到一些散居的猶太人所關注的問題：散居在不同國家中的猶太人，其身分認同、天主的同在與否、聖殿被毀後如何敬拜等等。最後，根據《耶肋米亞先知書及巴路克書詮釋》的作者，巴路克在他之後的幾百年中，還逐漸成為一位重要人物，被賦予了超出書記或抄寫員之外的角色——傳記作家、智者、先知和啟示論者（見該書 148~149 頁）。

總之，先知們雖身處亂世，但活成了時代的中流砥柱與社會良心。他們針砭時弊，逆流而上，雖舉步維艱，但義無反顧。先知蒙召並指出真相與問題癥結，願我們也能如先知們，既忠於自己內心的呼喚，又渾然忘我，全然交付自己為天主所用。